

## 十

树干上的苔藓，头顶上的树枝丫，垂吊在树枝间须发状的松萝，以及空中，说不清哪儿，都在滴水。大滴的水珠晶莹透明，不慌不忙，一颗一颗，落在脸上，掉进脖子里，冰凉冰凉的。脚下踩着厚厚的绵软的毛茸茸的苔藓，一层又一层，重重叠叠。寄生在纵横倒伏的巨树的躯干上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每走一步，湿透了的鞋子都呱呱作响。帽子头发羽绒衣裤子全都湿淋淋的，内衣又被汗水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只有小腹还感到在点热气。

他在我上方站住，并不回头，后脑勺上那三片金属叶片的天线还在晃动。等我从横七竖八倒伏的树干上爬过去，快到他跟前，还没喘过气来，他就又走了。他个子不高，人又精瘦得像只灵巧的猴子，连走点曲折的之字形都嫌费事，不加选择，一个劲往山上直窜，早起从营地出发，两个小时了，一直不停，没同我说过一句话。我想他也许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我，让我知难而退。我拼命尾随他，距离却越拉越大了，他这才时不时站住等我一下，乘我喘息的时候，打开天线，戴上耳机，找寻着信号，在小本子上记上一笔。

经过一块林间隙地，那里设置了一些气象仪器。他查看作些记录，顺便告诉我，空气的湿度已经饱和了，这是他一路上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，算是友好的表示。前去不久，他又向我招手，让我跟他拐进一片枯死的冷箭竹丛，那里立着个用圆木钉的大囚笼，一人多高，闸门洞开，里面的弓子没有安上。他们就是用这种囚笼诱捕熊猫，然后打上麻醉枪，套一个发射无线电讯的颈圈，再放回森林里去。他指着我胸前的照相机，我递给他，他为我拍了一张在囚笼前的照片，幸好不在囚笼里面。

在幽暗的椴木和槭树林子里钻行的时候。山雀总在附近的花楸灌丛中呻吟呻吟叫着，并不感到寂寞。等爬到二千七、八百公尺高度进入针叶林带，林相逐渐疏朗，黑铮铮的巨大的铁杉耸立，枝干虬劲，像伞样的伸张开。灰褐的云衫在三、四十公尺的高度超越一层，高达五、六十公尺，长着灰绿新叶的尖挺的树冠越发显得俊秀。林子里不再有灌丛，可以看得很远，杉树粗壮的躯干间，几株团团的高山杜鹃足有四米多高，上下全开着一个蓬蓬水红的花，低垂的枝丫仿佛承受不了这丰盛的美，将硕大的花瓣撒遍树下，就这样静悄悄展现它凋谢不尽的美色。这大自然毫不掩饰的华丽令我又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惋惜。而这惋惜纯然是我自己的，并非自然本身的属性。

前前后后，有一些枯死了又被风雪拦腰折断的巨树，从这些断残的依然矗立的庞大的躯干下经过，逼迫我内心也沉默，那点还折磨我想要表述的欲望，在这巨大的庄严面前，都失去了言辞。

一只看不见的杜鹃在啼鸣，时而在上方，时而在下方。时而在左边，时而到了右边，不知怎么的总围着转，像要把人引入迷途，而且好像就在叫唤：哥哥等我！哥哥等我！我禁不住想起兄弟俩去森林里点种芝麻的那个故事，故事中的后娘要甩掉丈夫前妻的孩子，却被命运报复到她自己亲生的儿子身上，我又想起迷失在这森林里的两位大学生，有种无法抑制的不安。

他在前面突然站住，举手向我示意，我赶紧跟上，他猛拉了我一把，我跟他蹲下，立即紧张起来，随即也就看见前面树干的间隙里，有两只灰白带麻点的赤足的大鸟，在斜坡上疾走。我悄悄往前迈了一步，这一片沉寂顿时被空气的搏击声打破。

“雪鸡。”他说。

只一瞬间，空气又仿佛凝固了，坡上那对生机勃勃灰白带麻点赤足的雪鸡，就像根本不曾有过，让人以为是一种幻觉，眼面前，又只有一动不动的巨大的林木，我此刻经过这里，甚至我的存在，都短暂得没有意义。

他变得比较友善了，不把我甩远，走走停停，等我跟上。我和他的距离缩短了，但依然没有交谈。后来他站住看了看表，仰面望着越见疏朗的天空，像用鼻子嗅了嗅似的，然后径直往一个坡上爬去，还伸手拉了我一把。

“该三千公尺以上了吧？”我问。

他点头认可，跑到这片台地高处的一棵树下，转过身去，戴上耳机，举起天线四面转动。我也转着看，四周的树干一样粗壮，树与树这间距离相等，一律那么挺拔，又在同样的高度发杈，也一样俊秀。没有折断的树木，朽了就整个儿倒伏，在严峻的自然选择面前，无一例外。

没有松萝了，没有冷箭竹丛，没有小灌木，林子里的间隙较大，更为明亮，也可以看得比较远。远处有一株通体洁白的杜鹃，亭亭玉立，让人不住心头一热，纯洁新鲜得出奇，我越走近，越见高大，上下裹着一簇簇巨大的花团，较之我见过的红杜鹃花瓣更大更厚实，那洁白润泽来不及凋谢的花瓣也遍洒树下，生命力这般旺盛，焕发出一味要呈献自身的欲望，不可以遏止，不求报偿，也没有目的，也不诉诸象征和隐喻，毋需附会和联想，这样一种不加修饰的自然美。这洁白如雪润泽如玉的白杜鹃，又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却总是单株的，远近前后，隐约在修长冷峻的冷杉林中，像那只看不见的不知疲倦勾人魂魄的鸟儿，总诱人不断前去。我深深吸着林中清新的气息，喘息着却并不费气力，肺腑像洗涤过了一般，又渗透到脚心，全身心似乎都进入了自然的大循环之中，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。

雾气飘移过来，离地面只一公尺多高，在我面前散漫开来，我一边退让，一边用手撩拨它，分明得就像炊烟。我小跑着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它就从我身上掠过，眼前的景象立刻模糊了。随即消失了色彩，后面再来的云雾，倒更为分明，飘移的时候还一团团旋转。我一边退让，不觉也跟着它转，到了一个山坡，刚避开它，转身突然发现脚下是很深的峡谷。一道蓝靛靛奇雄的山脉就在对面，上端白云笼罩，浓厚的云层滚滚翻腾，山谷里则只有几缕烟云，正迅速消融。那雪白的一线，当是湍急的河水，贯穿在阴森的峡谷中间。这当然不是几天前我进山来曾经越过的那道河谷，毕竟有个村寨，多少也有些田地，悬挂在两岸的铁索桥从高中山上望下去，显得十分精巧。这幽冥的峡谷里却只有黑森森的林莽和峥嵘的怪石，全无一丁点人世间的氣息，望着都令人脊背生凉。

太阳跟着出来了，一下子照亮了对面的山脉，空气竟然那般明净，云层之下的针叶林带刹时间苍翠得令人心喜欲狂，像发自肺腑底蕴的歌声，而且随着光影的游动，瞬息变化着色调。我奔跑，跳跃，追踪着云影的变化，抢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。

灰白的云雾从身后又来了，全然不顾沟壑，凹地，倒伏的树干，我实在无法赶到它前面，它却从容不迫，追上了我。将我缭绕其中。景象从我眼前消失了，一片模糊。只脑子里还残留着刚才视觉的印象。就在我困惑的时刻，一线阳光又从头顶上射下来，照亮了脚下的苔藓，我才发现脚下竟又是个奇异的菌藻植物的世界，一样有山脉、林莽、草甸和矮的灌丛，而且都晶莹欲滴，翠绿得可爱。我刚蹲下，它又来了，那无所不在的迷漫的雾，像魔术一样，瞬间又只剩下灰黑模糊的一片。

我站了起来。茫然期待。喊叫了一声，没有回音。我又叫喊了一声，只听见自己沉闷颤抖的声音顿时消失了，也没有回响，立即感到一种恐怖。这恐怖从脚底升起，血都变得冰凉。我又叫喊，还是没有回音。周围只有冷杉黑呼呼的树影，而且都一个模样，凹地和坡上全都一样，我奔跑，叫喊，忽而向左，忽而向右，神智错乱了。我得马上镇定下来，得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不，得先认定个方向，可四面八方都是森然叠立的灰黑的树影，已无从辨认，全都见过，又似乎未曾见过，脑门上的血管突然跳着。我明白是自然在捉弄我，捉弄我这个没有信仰不知畏惧目空一切的渺小的人。

我啊——喂——哎——喊叫着，我没有问过领我一路上山来的人的姓名，只能歇斯底里这样叫喊，像一头野兽，这声音听起来也令我自己毛骨悚然。我本以为山林里都有回声，那回声再凄凉再孤寂都莫过于这一无响应更令人恐怖，回声在这里也被浓雾和湿度饱和了的空气吸收了，我于是醒悟到连我的声音也未必传送得出去，完全陷入绝望之中。

灰色的天空中有一棵独特的树影，斜长着，主干上分为两杈，一样粗细，又都笔直往上长，不再分枝，也没有叶子，光秃秃的，已经死了，像一只指向天空的巨大的鱼叉，就这样怪异。我到了跟前，竟然是森林的边缘。那么，边缘的下方，该是那幽冥的峡谷，此刻也都在茫茫的云雾之中，那更是通往死亡的路。可我不能离开这棵树，我唯一可以辨认的标志，我在记忆中努力搜索一路走来见到过的景象，得先找到像它这样可以认定的画面，而不是一连贯流动的印象。我似乎记起了一些，想排列一下，建立个顺序，作为退回去的标志。可记忆就这般无能，如同洗过的扑克牌，越理越失去了头绪，又疲惫不堪，只好在湿淋淋的苔藓上就地坐下。

我同我的向导就这样失去了联系，迷失在三千公尺以上航空测绘的座标十二 M 一带的原始森林里。我身上一没有这航测地图。二没有指南针，口袋里只摸到了已经下山了的老植物学家前几天抓给我的一把糖果。他当时传授给我他的经验，进山时最好随身带一包糖果，以备万一迷路时应急。手指在裤袋里数了数，一共七颗，我只能坐等我的向导来找我。

这些天来，我听到的所有迷路困死在山里的事例都化成了一阵阵恐怖，将我包围其中。此刻，我像一只掉进这恐怖的罗网里又被这巨大的鱼叉叉住的一条鱼，在鱼叉上挣扎无济于改变我的命运，除非出现奇迹，我这一生中不又总也在等待这样或那样的奇迹？